

隨

園

全

集

隨

筆

隨園隨筆卷二十一

不可亦可類

錢塘袁枚子才著

自稱其字非禮而自稱亦可

顏師古漢書匡衡傳注不宜自稱其字然後世名士往往有之王右軍敬謝帖稱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公書稱范陽盧子先叩頭柳公權與弟帖末云誠懸呈荔枝樓法帖有陳文惠與人書前云堯佐白而後云希元再拜

稱公最尊而有時逢怒

古稱勛貴曰公鼂錯父稱子爲公古人以爲可笑然南史何偃稱顏延之爲公顏怒曰身非王公之公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

作婦人傳稱夫家姓而稱母家姓亦可

毛曾侯作戴烈婦傳馮山公引春秋杞伯姬以正之謂當稱夫姓毛西河以爲不然乃歷引後漢史班昭樂府徐淑及蘇若蘭謝道蘊辛憲英桓少君以駁之馮復引皇甫謐作龐娥親傳其父乃趙居安也漢書稱萬石嚴媼因其子嚴延年也孟子之母齊姜氏而今但稱孟母爲証毛又引後漢劉長卿妻桓氏刵耳守節朝廷旌其門曰行義桓嫠彼此駁辨不已余按古人行文于此種書姓處原無成例稱母家稱夫家俱可也欲息二說之爭莫如雙稱之如云某烈婦戴氏則無所口實矣

從子稱姪男非古而稱亦可

清波雜記曰唐碑顏真卿柳宗元俱以從子稱姪男某非古也爾雅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

故左氏曰姪其從姑又曰其姪饜聲姬先光按漢書疏廣傳兄弟之子皆稱子不稱姪也姨母有母名稱甥且非而況叔伯乎朱子以爲猶子之稱亦不與古人但稱兄子弟子耳王伯厚曰呂氏春秋黎邱之鬼善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則先秦已有姪稱未爲非古

昏禮不賀而賀亦可

戴禮曰昏禮不賀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不知左氏罕虎如晉賀夫人又禮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註羞者佐其供具客者鄉黨僚友之賀客豈非昏禮亦賀之証歟或問以詩賀可歟曰亦禮也毛詩間關車之牽兮申培詩說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是詩也

爭財禮非禮而似禮

女家爭財禮聘物最爲惡俗按韓詩外傳曰夫邑邑行路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禮不備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歌之漢鄧南申之女臨嫁檢奩具不肯行曰一物不具夫輕我矣然則今之爭聘物者似亦有所本

摺紳非緇紳而稱緇紳亦可

周禮典瑞王晉大圭註晉讀摺紳之摺緇插也紳大帶也謂插笏于紳也今日緇紳誤矣然荀子禮論緇紳而無鈞帶楊倞註緇與摺同又五帝紀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註薦紳卽緇紳

稱六十爲六旬似悞而非悞

說文十日爲旬今稱六十歲爲六旬悞矣然漢書翟方進傳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注旬滿

也旬歲猶云滿歲也是稱六十爲六旬未爲不可

生不稱諱而稱諱亦可

禮生曰名死曰諱又卒哭乃諱以故歐公疑樊毅西嶽碑不宜生而稱諱按漢書宣帝詔曰天子之名難名而易諱也是生而稱諱亦未嘗不可也

稱季父不稱叔而稱叔亦可

禮兄弟子猶子也故漢書疏廣疏受傳直稱父子不稱叔姪伯仲叔季者雁行之序平輩之稱非可施于伯父叔父也然北齊書河間王孝琬被武城鞭撻呼阿叔樂陵王百年乞與阿叔爲奴則阿叔之稱亦已久矣

昏禮不用樂而用樂亦可

郊特牲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然關雎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也左氏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樂也古樂府有房中樂則昏禮用樂亦可

填諱非禮而周益公行之

今人作祖父行狀末書某人填諱未知起自何時大抵六朝諱親名過甚後人遂因而附會之且必求一顯貴之人爲之列官稱爵而填之非禮也按曲禮卒哭乃諱蓋葬而虞虞而卒哭虞之前事死如事生故不諱也檀弓曰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曰舍故而諱新亦卒哭乃諱之義今人立行狀時未葬未卒哭又何諱之填喪服小記書銘自天子達庶人一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姓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旌識之名可書于旌獨不可書于行述乎今婦人狀亦書填諱婦人有氏而無諱又何諱之填乎況子貢子思稱仲尼子路稱

孔邱樂正子稱孟軻屈平稱皇考伯庸春秋稱臧孫紇論語稱杞不足徵不在其位詩稱亶父公劉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曹志爲植之子而上表稱幹植無私杜甫父名閑詩中不諱閑太史公自序曰喜生談談生遷李翱皇祖實錄曰公諱楚金顏氏家廟碑曰公諱惟貞字叔堅陳子昂作父墓志曰公諱元敬皆自填諱也以上諸說汪蛟門先生言之甚詳余按周益公集跋王左丞贈曾祖詩末書通眞郎田橡填諱則填諱之非由來久矣

天地不合祭而合祭亦可

天地合祭古人以爲非禮朱子以爲可行而未申明確據余按召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若非合祭天地焉用二牛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社祭土用太牢其別于祭地也明甚謂社卽祭地者郊特牲也謂南北郊冬夏分祭者周禮大司樂也二書出于漢不若尙書之可據

古無墓祭而墓祭亦可

古人于墓只有奔喪去國二事而無祭禮記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盡哀又曰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左氏季子復命哭墓公孫齊與臧孫如墓漢蘇武還以太牢謁武帝園陵魏晉以前臣子不謁山陵惟王導以布衣之交始行之皆古不祭墓之証也然周禮墓祭則家人爲尸孟子有東郭墦間之祭其來久矣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又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集解畢文王墓地名也又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此皆墓祭之見于秦漢前者通考曰寒食上冢開元年間始編入五禮

無交不弔而弔亦可

今人有素無交而往弔喪者似乎可笑而恰合古禮按雜記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虞祔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也虞祔而退以情之厚薄爲去之早遲所謂相趨者慕名之人相揖者曾一揖之人皆非朋友也東漢會葬動至三萬餘人太邱雖道廣諒不至友多如是北史和士開母喪有丁鄒嚴興爲義孝人多笑之是亦無交而弔之流弊也

異姓不爲後而爲後亦可

異姓爲後者魏陳矯本劉氏子而出繼舅家遂姓陳吳將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遂姓朱晉書周逸本左氏子爲周家所養周後有子時人譏逸不復姓逸歷序古事以自解

繼父不祭而祭亦可

或問望溪先生異姓爲後可祀先人否先生曰以恩與義屬而世祀焉誠也以氣屬而命之曰爲後僞也古之有國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主後者而況其所養乎然不祭其祖宗也禮疏繼父祭無尸稷餽而已不三獻陽厭而已

女不主喪而主之亦可

白下布衣朱草衣死無子命其女主喪人多笑之予按喪服小記稱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杖註云若長成婦人在家爲父母雖不爲主亦杖是女子亦可爲主也杖本擔主之名女子既杖矣又何不可以主喪較之東西隣與里尹不庸愈乎又大記曰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既曰女主則不論母妻女子矣草

衣所行亦猶行古之道歟

喪不弔而弔亦可

穀梁曰周有喪魯亦有喪魯不弔周審穀梁之言是天子之喪猶不弔而況于人乎禮經已有喪雖期功不弔曾子問孔子曰喪而弔不已虛乎似有父母之喪不必作外賓之弔也然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弔之人以爲疑曾子曰我弔也歟哉似喪中亦可弔矣分家非禮而分家亦可

東漢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唐律父在子分家者杖一百宋開寶二年罪至論死然孟子論王制只稱八口之家朱子釋之以弟爲餘夫壯而有室則別授百畝姚崇傳曰比見達官家田宅水磴都起爭端不如先有定分以杜後爭是古未嘗禁人之分居也若商鞅令民有三男不分居者倍其賦則不分居且有罪矣而陸賈各分其子資財而遂日就養焉是亦爲分家之証也

廟無二嫡而兩夫人並祔亦可

唐太常卿鄭餘慶有二祖妣疑于祔祭韋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一娶有再娶皆嫡也兩祔無嫌引溫嶠三夫人並祔及顏真卿祖室有殷柳兩夫人並祔爲証

爲後者歸宗可而不歸宗亦可

唐豆盧甯無子養弟子勣爲子後生子贊人請爲嗣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竟以勣嗣若諸葛武侯初繼其兄瑾之子伯松後己子瞻生伯松仍歸于吳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

子及祜卒伊不服重曰伯父養己已不敢違然無父命宜仍還本生

異姓不稱族而稱族亦可

族皆同姓堯典孔疏言之甚明白虎通以母黨妻黨均稱族然杜甫寄唐八使君云與君同陶唐氏盛族多人韓愈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爲近是異姓亦可稱族也

墓銘不書子婦而書之亦可

黃黎洲言墓銘載女嫁某氏者重所適也不書子婦者從所畧也然歐陽圭齋爲許魯公碑書子有儀娶平江知州劉傑之女是子婦亦可書也

合葬非古而合葬亦可墓銘標題書配非古而書配亦可

唐宋名人墓志之文無并其夫人而合撰者蓋合葬非古祔而離之也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似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說亦肇于周初而非三代以上之禮朱子葬父崇安葬母建陽不合葬也東漢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與夫人同墳異藏可也以故錢氏云凡志墓而書暨配某夫人者不典之詞也黃梨洲亦云婦人從夫志合葬也其題只書某官某公不書暨配某氏也然金石文字中有唐垂拱四年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志銘四品孫義陽朱賓撰大中十二年有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銘秦貫撰是唐人業已書夫人矣因兩碑出于本朝終南山梗梓谷土中錢黃二公皆未見故也前明王遵巖陳東莊墓表本朝魏叔子楊一水墓表亦俱書暨配某氏標于題目之前余按夫在而妻先卒昌黎爲都統韓宏妻撰銘父在而子爲母刻石臨川爲楊學士母撰銘碑首標題俱冠以某官某公之妻是則錢黃二公之說

雖本婦人從夫之意而其間亦尙可通融

婦人不稱頓首而稱之亦可

楊彪夫人袁氏與曹操卞夫人書稱頓首見古文苑

忌辰不飲酒而飲之亦可

忌辰不飲禮也然孔叢子季節見子順賜酒辭曰先君之忌辰也子順曰飲也禮服衰麻見于君及先生與之梁肉及酒無辭所以長長而不敢遂其私也是忌辰不飲而亦可飲也

同姓不爲婚而爲婚亦可

同姓不婚人皆知之然鄭夾漈言姓不同而氏同可以爲婚如孔子之孔出宰孔孔文子之孔本姬姓是也姓同而氏不同不可以爲婚如孔文子不得與姬姓爲婚是也氏同而姓不同可以爲婚如王伯輿爲康成高弟子爲其兒穉賓娶王處道女是也故劉嘏以爲同姓有正姓庶姓單姓複姓之分如胡母而爲胡鍾離而爲鍾皆宜分別論也王莽娶同姓而改曰宜春氏蓋亦未明姓與氏之分別耳

繼嗣非古而禮有可通

古人無子爲之立後者後其繼別之宗非人人無子可以立嗣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公羊傳曰大宗無後不當絕小宗無後當絕可見非大宗俱不應立嗣也惟雜記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孔疏置後者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爲喪主一若爲之後者而喪畢卽撤仍不立後也故曰爲之置後若宗子則直爲之立後矣今非封建之世無諸侯宗子原無後之可立然漢石渠禮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

有一嫡子當絕父嗣以繼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若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繼大宗宣帝詔曰聖議是也 大清律有官員襲蔭一條云有嫡立嫡無嫡立庶無庶以同族之倫次相當者繼之猶有古時諸侯繼絕之意朱文端公曰古人賞財皆入宗子之家宗子爲之祭無後者今無宗子則繼嗣之說自可通融

小宗不可絕而可絕

子夏傳嫡子不繼大宗是小宗子可絕也然羅虞臣長子亦可爲人後議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爲後曰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爲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繼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兄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爲非此一段見閩百詩潛邱札記閩最淵博當非譌語但所引羅虞臣者不知何代人子思之事亦不知所据何書



隨園隨筆卷二十二

應知不知類

錢塘袁枚子才著

母以子貴而晉人不知

子爲天子尊母爲后禮也獨晉豫章君生明帝終帝之世竟不追封羣臣亦無言者

郊日不弔而伊川不知

郊特牲云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敬之至也宋哲宗賀明堂禮成溫公薨已六日羣臣是日往弔原朱異禮伊川不引郊特牲禮以折東坡而乃引論語是日哭則不歌致爲所戲坐經學之疎

郊日可弔而東坡不知

按梁書左軍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祀二廟帝問朱異曰吉凶同日可乎異引檀弓衛侯祭廟即日往弔柳莊以答是吉凶可以同日之証東坡知戲伊川而不知引此事以折伊川亦坐史學之疎

國君不死社稷而懷宗不知

曲禮曰國君死社稷註云死其所受于天子也蓋爲諸侯言之如後之督撫死一省之社稷今之州縣死一州一縣之社稷是也若天子固以四海爲家矣春秋天王出居于鄭天王狩于河陽正此義也明懷宗不肯南遷似悞讀曲禮未讀春秋之累然即以諸侯論若公劉大王皆夏商諸侯也亦何嘗不遷幽遷岐而必拘拘死社稷乎先儒言東坡周平王一論已誤欽宗于前又誤崇禎于後

嫡母無厭而趙岐不知

趙岐註孟子稱庶子喪母有厭于君夫人之說晉何澹之因生母喪而嫡母存疑于所服間范宣宣曰婦人無專制之事不得引父爲比而屈降其子也庶子喪其所生之母惟父得厭母不得厭也按禮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亦甚言庶子之父不可奪其子之喪矣父且不可厭而況其母乎古者卿有側室大夫有貳宗父子異宮聽庶子自居其宮而遂其服也北朝劉豐八子皆庶出一子喪服八子偕服一時傳爲佳話

康王之誥陳書沈文阿有說而東坡不知

東坡疑康王即位麻冕用幣以爲非周公之制○本朝毛西河駁辨千言以爲新君登極宜用吉禮是也不知陳朝沈文阿先有此說陳高祖崩世祖卽位羣臣議謁廟之禮文阿議曰旣葬有公冠之儀始冕受麻冕之策示天下以有主也惟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饗受福非賀酒耳東坡若讀過陳書便無此疑魏尙書奏議按周禮天子公卽吉服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顧命康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冕不加采色也又變其裳非純凶亦非純吉也案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郊必袞冕大裘則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

師作衆字解見賈逵論語註而王旦不知

宋王文正公主禮闈論題當仁不讓于師有舉子將師作衆字解文正公以爲臆說黜之不知本漢賈逵論語註師衆也非臆說也

郊天可以獻熟而宋眞宗不知

宋眞宗問朝臣禮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故郊祭用牛生用也何以鼎卦有聖人烹以享上帝之說其時其臣俱不能對按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鄭注內饗實鼎曰烝禮器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熟是烹以享上帝也但郊則先設血而後設腥與爛三獻之祭血腥與爛一時同薦旣云全烝則不體解可知大夫士小祀之屬惟薦熟而已大抵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余嘗見古大鼎可以函牛

明人雷同國號而大臣不知

觀文是煬帝殿名乾德乃僞蜀年號唐宋之臣辨明二事以此受知宋孝宗議改元重熙汪應辰不可曰契丹曾以紀年遂改隆興至明代而八股取士士大夫多空疎不學之人以至國號重複古代者不一而足永樂者前涼張重華五代妖人張遇賢宋賊方臘之號也正德者西夏乾順之改號也天順者金叛將楊安兒元泰定帝太子阿速吉八之號也天啓者元魏元法僧梁永嘉王蕭莊唐末南詔豐祐之號也

起居即問安而李涪不知

唐李涪刊誤稱今謁尊者稱祇候起居起居者指動止而言近有起居某官者其義安在不知漢書王莽使人起居太后是作問安之義稱起居某官者非誤也杜少陵詩起居八座太夫人亦是問安之義

喪禮有元孫服而汪鈍翁不知

沈括筆談言人疑喪禮無元孫爲高祖服制不知曾者重也由祖而上皆曾祖也由孫而下皆曾孫也苟有喪必爲服三月之服尙書武王告廟云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毛詩成王于后

稷雖隔千年猶稱曾孫此其証也禮所謂以五爲九者謂旁親之殺也上殺止于九旁殺至于四而皆謂之族過此則非族無服矣汪鈍翁未見筆談故集中有此疑

天子無小宗大宗而楊廷和父子不知

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所謂別子者諸侯之次子適他國者也繼此別子者遂爲大宗此指士大夫而言若天子諸侯祖某帝而宗某王則有之矣並無小宗大宗之說楊廷和父子與一時議禮諸臣誤認孝宗爲大宗興獻爲小宗則大謬矣據大傳之說則興獻乃眞大宗也諸臣謹守司馬光程伊川之說不敢有違不知伯叔者乃雁行兄弟之稱不可加諸伯父叔父也皇伯之稱俚鄙不經所生者必稱叔稱伯而諱其父字則出母嫁妻尙且稱母稱妻矣況所生父母而可以遽加抹撇乎諸臣但知引漢宣之不帝戾園光武之不帝南頓君而並不知安帝嗣和帝追尊生父清和孝王曰孝德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桓帝嗣質帝追尊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其時東觀儒臣從無爭一疏者蓋其時人心質朴而亦大小宗之說了然于心中故也廷和乃云古嗣位之君無加生父以皇字者目不見後漢書陋矣况濮王生長仁宗宮中原撫如兒子而嘉靖從外藩入立年已長成其中又與濮議不同耶宜乎胡世甯之正直李承勛之沉毅其議禮皆與張桂合也其時惟席書一奏最爲平允○本朝毛西河駁辨數千言惜不令廷和父子一見

西京即有墓志而王儉不知

齊太子穆妃葬欲作墓志王儉以爲不見古史按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墓此墓志之始也或曰顏延之爲王珍作以其素族無碑銘故耳刊于羨道則自裴子

野始見事物紀原

史遷禍因作史不因李陵

人皆言史遷爲李陵事受腐刑而史遷與任少卿書亦言受刑後乃作史記余按三國魏志王肅奏明帝以漢武聞太史公述史記命取孝景本紀及己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據肅言則太史非爲腐刑而始作謗書也乃先爲謗書而始入腐刑耳按子長報任少卿書先言傾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後言恨私心未盡文采不表于後世爰引文王仲尼屈原事處困著書以自況是腐刑之後乃作史記而下文敘表紀書世家列傳之數云云又謂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則未受刑以前先已操觚至受刑以後方得脫藁耳

崔浩禍不因作史

崔浩傳言浩禍由作史余常疑太武雖暴何至將寵任之臣因文字之失而忽加誅滅後閱宋書柳元景傳魏太武寇汝潁崔浩密有異圖元景從弟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內應謀泄浩誅而光世南奔據此傳是浩之誅非爲史禍也何以魏書本傳既不載而南北史亦無此條

苻生並不好殺

晉載記極言苻生之酷暴好殺洛陽伽藍記有趙逸者年百餘歲言曾親見秦王苻生並不好殺言其酷者皆苻堅弑生後附會之詞此與金史賈益謙爲海陵雪冤事同金世宗時言海陵過惡者皆遷官故實錄所載未免附會者多

立子殺母魏法不盡然

魏書稱魏法漢武帝立其子必殺其母故胡太后有寧死不隕胎之言頗不盡然景穆之母賀夫人也太武不因立景穆而殺之太武之母杜貴嬪也明元不因立太武而殺之

罷藩鎮宋法不盡然

李燾長編曰太祖謂石守信曰爲天子大難不如爲節度使之樂此言不欲其領禁兵非不許其爲節度使也而司馬光紀聞以爲守信等俱以散官歸第悞矣按宋史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東兵馬十七年郭進以洛州防禦守西山巡撫二十年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其他如賀惟忠之守易州李謙溥刺隰州韓令坤鎮常山張美之守滄景皆與之管權之利使自募驍勇便宜從事所以二十年無西北之虞自寶元康定以後盡反其所爲而藩籬盡撤金兵乃入無人之境

漢高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亦不盡然

高祖詔非劉氏不王然韓彭皆異姓王也詔非有功不侯然陽城延以軍匠造未央宮封梧齊侯非有功也見高文功臣表

曹彬下江南不戮一人亦不盡然

宋史稱曹武惠下江南不戮一人按馬令南唐書言宋兵至城城中縉紳士女盡避難登瓦官閣吳越兵縱火焚之一時哭聲震天次日過之盡爲灰燼梅堯詩話曹景建金陵樂官山序曰南唐初下諸將置酒高會樂人大慟乃殺之聚葬官山因名樂官山詩云城破轅門宴飲頻伶工執樂泪沾巾駢頭就戮緣家國愧殺南朝結綬人